

我們來談論越南社區 (2020 年 9 月 21 日記錄) 錄音謄本

[播放介紹音樂]

AKEMI: 我的名字是 Akemi Chan-Imai, 我是奧克蘭亞洲文化中心的專案經理。今天的對話屬於 OACC 的 Open E.A.R.S. 的一部分, 專案變更目的是尋求在我們的 API 受眾與黑人社區之間建立更強大的盟友關係, 並邀請人們積極參與和崛起, 以創造更多樣化的反種族主義文化。欲了解 OACC 在此專案中的更多資訊, 敬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oacc.cc。

首先, 我想請大家做一個簡短的自我介紹, 包括向所有在座各位介紹貴公司的情況。

JENNIFER TRAN 博士: 我的名字是 Jennifer Tran, 我是奧克蘭越南商會的執行長。我是奧克蘭本地人, 我的主修專業是種族研究。我在加州東灣大學教書, 在過去數年裡, 我們參與了多項計畫, 直至新冠疫情和 BLM (黑命攸關) 運動發生後才開始工作。

JOSIE NGUYEN: 感謝今天大家能夠歡聚一堂。我的名字是 Josie Nguyen, 我效力於 PIVOT - 越南裔美國人進步組織。我們的使命是透過公民參與, 支援符合我們價值觀的政策和候選人, 賦予越南裔美國人公民參與權力, 以建立一個公正和多元化的美國。我是董事會成員, 我負責社交媒體工作。

VINA VO: 大家好, 很高興能夠和大家對話。我的名字是 Vina Vo, 我是 PIVOT 的一員。對於那些不太了解- PIVOT 的人來說, 我們是一個全志願者組織。所以這是一份充滿愛的勞動, 一份我們所有人都在做的工作, 而絕不僅僅是我們每天要做的工作。當看到全國有多少人和多少越南裔美國人聚集在一起組建這個組織時, 我感到大吃一驚, 在選舉後 4 年來該組織一直在積極行動。這說明我們已經真正團結起來, 動員更多進步的越南裔美國人參與政治, 讓周圍的人參與進來並賦予他們權力。所以, 我最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組織人們反對反黑人鬥爭, 在我們自己的越南人社區中提倡反種族主義。

AKEMI: 好的, 非常感謝。我想把第一個問題留給 Tran 博士。在我們當地的越南人社區中, 關於黑命攸關這個話題是如何討論的呢?

JENNIFER TRAN 博士: 因為我們主要和奧克蘭的越南企業主合作。長期以來, 我們一直關注於社區活動, 這是社區安全的一種替代模式。在奧克蘭, 我們一直在考慮如何在社區中開展更多對話, 這是我們能夠捕捉到的時刻, 比如更多的觀眾, 特別是想要為對話做出貢獻的年輕人和奧克蘭居民。這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人們對肆意破壞和搶劫的不滿之情, 想一想我們的共同之處是什麼。當談到越南企業的戰略性思考時, 我們的共同點是, 我們都不喜歡起義帶來的後果, 但毫無疑問的是, 我們堅決反對警察暴行。

BLM 這個話題非常敏感, 稍一談論便會一觸即發, 因為這會立刻影響到他們的生活。藉著 BLM 之前和現在的機會, 現在是我們向民選官員提出更多要求的時候了, 我們需要公共服務部門提供更多服務以滿足民眾需求, 而不是指責不同社區並成為替罪羊。

所以特別是在我們的社區和其他主流移民社區的反黑人運動方面, 我們一直在嘗試思考: 這不僅是一個亞洲問題, 還包括移民問題或難民問題, 這些問題涉及到他們帶著什麼來到這個國家, 以

及對機會、可能性和精英管理的思考。還有很多是因為許多貧困社區沒有得到充足服務而感到失望。

AKEMI: 您談論的是尋找共同點，以便企業主能夠真正與黑命攸關建立聯繫並感受到這種聯繫，並了解它是如何發生的，這都是我們共有的共同點。

TRAN博士：我們正在思考從個人種族主義轉變為更系統化和更結構性的種族主義。也即是說，我們與 **PIVOT** 共事，但將對話核心從個人轉向系統化的種族主義。從「我們都想要同一樣東西」的角度來把握敘述黑人社區希望過有尊嚴、受尊重和優質教育的生活。在疫情期間得到公平的保護，不是嗎？把它們拆分開來，就是他們在活動家和社區成員方面想要什麼。貧窮的低收入越南人和移民社區想要的東西是一樣的，看看奧克蘭，我們的城市已經在不知不覺中依據誰被認為有價值和誰沒有價值進行了層次劃分。我真的很喜歡像 **PIVOT** 和其他組織這樣的人共事，他們提供了一種對話、腳本，讓人們開始測試這些對話。

AKEMI: 接下來有請 **Vina** 和 **Josie**，我很想知道 **PIVOT** 是否在某個轉折點變得更加直言不諱地談論越南社區的反種族主義和反黑人問題？

VINA: 我認為，**PIVOT** 的轉折點很有可能就像今年的許多其他組織一樣，最終以 **George Floyd** 的死亡達到頂點。而這不僅僅是 **George Floyd** 的死亡，你知道，在短短三個月內，還有一連串的死亡事件。包括 **Ahmaud Arbery**、**Nina Pop**、**Breonna Taylor**、**Tony McDade**。就像你每天早上醒來，就會聽說又有一名黑人被白人警察或治安警察槍殺。我猜這可能也是受疫情的影響。我們開始發現，所有這些體制上的不平等都出現了，你知道，這些人的死亡對我們、我們的國家和我們國家的歷史來說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在 **PIVOT**，很多人在 **PIVOT** 之外做自己的工作來對抗反黑人，並大膽說出自己的意見，還為此撰寫了專欄和其他內容。但是作為一個組織，我們真的沒有努力集中精力應對這些，我認為這對我們來說確實是一個轉折點，並意識到如果我們真正努力爭取推進民主和公正的美國，那我們需要首先在我們自己的社區中解決反黑人問題。

我們真正採取的方法是，在內部弄清楚，比如了解反黑人歷史，了解內在種族主義，了解個人、系統、制度種族主義之間的區別，了解權力與傷害之間的區別，以及所有這些元素真正結合在一起，在我們的社會中形成了所有這些問題。所以我認為現在的 **PIVOT** 僅僅是在學習階段，要確保我們全國各地的所有成員都有機會學習、反思，以便在深思熟慮後採取行動和做出反應。而且由於我們分佈在全國各地，我們都來自不同的州和城市，觀點和所受教育都大相逕庭。我認為距離黑人社區也很近。這也是要指出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這]也許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同理心並建立更多的理解。對於一些從未在黑人周圍生活過或認識黑人的人來說，他們對那些社區究竟是什麼樣子有著非常不同和扭曲的看法，他們對這些社區的認識完全依賴於媒體或他們看到的事物。

JOSIE: 所以我要引用 **Vina** 剛才所說的那些精彩內容，你知道作為一個進步的越南裔美國人團體，我們一直支持反種族主義和反黑人的工作。正如 **Vina** 所提到的，當我們於 2017 年成立時，也就是特朗普當選幾個月後，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在我們的平台上將公民權利作為我們的關鍵優先事項來處理。正如你所知，在 **George** 去世後的幾天和幾週裡，很多人都非常情緒化，我們在我們的社交媒體社區甚至我們的組織中都能看到一些情緒的表達。作為一個組織，我們嘗試提供

含有資訊和教育意義的帖子，例如體制性種族主義、警察暴行、反對黑人等。它還幫助我們分析了我們在延續該系統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是難民、移民或者他們的後代。越南裔美國人或越南人民有譴責不公正和反對壓迫的歷史。我們也參與了美國的體制性壓迫，並延續了模範少數族裔的神話。對於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這是我們第一次真正了解黑人和越南裔美國人之間相互關聯的歷史。具體來說，70年代的民權活動家如 Bayard Rustin 是如何倡導東南亞人來美國的。我們中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事情，我們不知道民權活動家在幫助東南亞人方面發揮的作用，也不知道 1964 年的民權法案和 1965 年的投票權法案，所有這些實際上導致了移民法的修改，使我們能夠在戰後定居美國。所以，PIVOT 不僅要幫助自己，還要幫助受過教育的人們傾聽我們的意見，並確保我們理解為什麼要支援黑命攸關運動，這一點非常重要。

AKEMI: 我的下一個問題也可能是問 Josie 的，因為我很想了解關於 PIVOT 和您的社交媒體推廣策略的更多詳情。初夏的時候我看了你的一些帖子，其中很多都專注於為年輕人提供雙語資源和工具包，以便讓他們能夠與長輩更好地交流反種族主義和黑命攸關運動。所以，我想聽一聽你是如何制定戰略的，以及為什麼關注這個人群對你來說很重要。

JOSIE: 我們之前的一篇帖子，也可能是我們最喜歡和分享最多的帖子之一，實際上是我們轉發的 Amanda Pham 的帖子。她的 IG 賬號是 @aphamphotos，在這篇帖子裡，她和她父親將短語和單詞翻譯成越南語，以幫助我們與講越南語的長輩順利談論種族主義。我們開始從年輕人那裡收到反饋，他們稱自己的父母不支持 BLM 和手頭的問題，因此他們感到沮喪和悲傷。我們如何理解我們在社區中看到的偽善？一方面，就像與此同時所有這些圍繞殺害黑人的抗議活動都在進行，亞裔美國人譴責在疫情影響下發生的針對我們自己的社區的種族主義和仇恨犯罪，但同時，為什麼這麼多長者不聲援那些抗議黑人喪生的人？因此，我們想要一種方式告訴我們的長輩，如果我們希望人們展示尊重，那麼我們必須與他人團結一致。我們真的希望越南人社區了解民權領袖，特別是黑人民權領袖是如何與我們團結一致的，我們想提醒我們的長輩，我們現在應該支援他們。你知道，我們應該為黑人的生命挺身而出，並不是出於我們欠任何人的債務，而是出於正義。

雖然我們知道年輕人與父母交談時遇到了很多挫敗感，但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令人振奮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歡的一個故事也是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分享的一個故事。[有]一位年邁的越南父親，他可能有點傳統，有一天他的孩子和他談論起 BLM 和所有當時正在進行的抗議活動，並試圖拆穿所有關於抗議是暴力的謊言和污衊，這些故事甚至解釋了為什麼在某些環境下需要暴力。最終他改變了看法，並成為了 BLM 的一名聲援者。作為一個組織，PIVOT 真的希望能夠幫助促進這種對話，因為我們收到了很多人提出的談話要點的要求、包括越南語和英語的要求，以及我們除了提供談話要點之外所做的事情之一，因為我們還將他們推薦給其他團體，而所有這些都在團體上進行，例如越南團結行動網。它們在 Facebook 上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地方，供人們分享資源和故事，或者只是一個供人們前來與親戚談話的地方。還有一個叫[Vietnamese]的小組，他們一直在提供這些寫得很好的文章，而且非常及時，他們已經將英文作品翻譯成越南文。我們這些不太會說越南語的人也可以與我們的親戚分析這些資訊，因為他們從福克斯新聞或其他越南語援引「媒體機構」那裡得到了太多虛假訊息，作為我們選舉工作的一部分，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是我們創建了一個名為 vietfactcheck.org 的專案，它正是做的這些事情。我們正在核實所有共和黨、特朗普、拜登或其他人所說的不一定正確的事情，我們只是希望能夠幫助我們的長輩和家人了解真相，來自更公正的立場。

AKEMI: 您能否分享一些您目前正在處理的關鍵問題或項目？

TRAN博士：在疫情之初，我們開始與所有其他種族的商會合作以支持小企業，經過大約四個月的遊說和推動，因為 [我] 認為超過 90% 的美國黑人和亞裔美國人無法參與，並且我們沒有考慮英語語言水平有限的人。我們一直關注公平和種族平等，以及我們如何實現種族平等。所以這是在小企業層面，與社區組織合作建立東奧克蘭聯盟，與黑人文化區，團結委員會合作，以及我們如何才能團結奧克蘭的公寓居民，我認為這個圈子真的很有生產力，只是因為我們都喜歡對方，你知道，互相尊重，我們互相挑戰彼此。在最近數年，快速公交系統已經穿過東奧克蘭約 9 英里的地區，在 International [Blvd] 大道周圍就是我們熟知的東部 14，正在以比以往任何時候更不均衡的規模取代小企業主。利用這些更大的問題來團結移民和有色人種社區，我們中的很多人都與社區成員建立了關係，就像我說的那樣，試圖從一個痛點轉移到一個賦權和更深入對話的地方。所以，在 Good Good Eat，與 Streetfest 周圍的唐人街商會合作，然後是黑人文化社區和東奧克蘭週日的 Akoma 集市。並且真的在思考我們現在如何支持 Fruitvale。[它] 是該縣新冠疫情病例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我認為我們在此期間一直在做的地方建設和地方維護工作。我們沒有忘記的一件事是，我們如何在這段時間內繼續倡導更多的經濟適用房？…在政策範圍支持廢除 209 號提案。

AKEMI: Vina 和 Josie 我想要問你同樣一個問題。PIVOT 目前專注於哪些關鍵問題或專案？

VINA: PIVOT 一直在關注即將到來的選舉，不僅關注總統選舉，還關注眾議院和參議院。在過去的四年裡，我們一直在為此努力，只是為了動員更多的越南裔美國人捐款、支持、參與、了解這一點，所以我們的選舉才會起作用。我認為 [我們有] 七個不同專案。我將嘗試全部說明一番。其中之一是關於選民登記和參與，前提是提供選民保護。因此，今天讓更多的越南裔美國人報名投票，興奮地參加投票，並了解隨之而來的所有規則和規定。我們擁有雙語資源，希望能夠為人們提供更多語言支持，以了解截止日期何時到來、郵寄的選票是什麼樣、如何投票以及如何提前投票。這就是其中一個專案。

正如你們提到的，另一個是試圖打擊虛假資訊。我們發現有些群體，例如其他越南團體的 Facebook 帖子和 Facebook 群體一樣，它們宣傳了某種類型的虛假資訊。所以我們試圖做的是用越南語來反駁。我們正在努力轉向提供更多雙語資源，以便使我們的網絡面向更多人，從而讓更多人參與投票。

我們還邀請著名的越南名人、藝術家、有影響力者和政治家製作了一個系列短片，讓人們了解他們的聲音有多重要，一些製作短片的人，或者為我們錄製短片的人，比如著名的越南名人，他們甚至說：「作為一名越南裔美國人，我認為我的聲音並不重要，我認為這並不重要。但你知道，我知道確實如此，在短片中，走出去投票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很重要。」

我們很高興能在 9 月底分享這一點，這將是一種動員人們積極參與的方式，讓我們的聲音變得有意義，讓您的聲音變得有價值。

我們還在製作雙語選民指南，以比較拜登和特朗普在教育、氣候變化、移民、健康等某些政策問題上的不同之處。

我們還希望提供一些方法，讓人們立刻採取行動，如果這是他們想做的事的話。我們建立了一個捐贈入口網站，如果人們透過 PIVOT 入口網站捐贈，將會直接計入活動中，它必須能夠在活動中表明越南裔美國人的聲音，越南裔美國人的錢要用在支持他們的活動上。我們有真實的內容和

匹配的計畫。例如，如果有人為活動捐贈 \$100 美元，PIVOT 也將捐出 \$100 美元。我們也有一些遠程拉票的機會。拉票是讓我們的社區參與進來、要求他們投票、為他們提供做出明智決策所需的資訊或只是基本的物流資訊的一種重要方式。因此，我們有機會提供培訓和支持，幫助人們走出去投票。

然後我想把它帶回到我們與反黑人作鬥爭的工作中。這才真正開始，就像民權，民權是我們工作的重要支柱，深入了解反黑人的含義以及它如何滲入社區以及我們如何與之抗爭至關重要，重要的是命名。因此，我們在那裡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圍繞教育和學習進行的，以便我們的成員可以將其帶到他們在 PIVOT 或外部進行的工作中。認識到這種工作發生在個人層面，但必須在真正的地方和社區層面發生，這一點非常重要。我認為 Tran 博士所做的工作令人驚嘆，這也是我真正認為影響最大的地方。在那裡你可以真正看到人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你可以知道，與人們在一起，這不僅僅是一種智慧的鍛煉。我認為這是我經常看到的挑戰；就個人而言，像這樣在我自己的網路中是它變成了一項非常智慧的活動。你學到了很多關於什麼是反黑人的定義，但如果你不在生活中體驗它，你不理解它，你沒有承諾採取某種形式的行動，那麼它就變成了純粹的知識鍛煉，你並沒有真正體驗過那種反種族主義的生活並踐行這些原則。但是你也必須保持這種平衡，因為你需要那種教育。你需要被告知，在問之前你需要處理你自己內在的種族主義和壓迫，所以我看到有兩種領域，比如有些人保持理智，然後有些人想立即採取行動。

我認為，如果你沒有意識到正在發生的問題就立刻採取行動，則會造成更多的傷害。所以我只是想呼籲大家，作為一直在幫助我思考這項工作並真正塑造了這項工作的 PIVOT 的一員：她的名字是 Nikki Chow，她是西雅圖以外的活動家。

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真正有意識地完成這項工作？我們如何幫助人們思考如何影響他們的社區？正如我所提到的，我們有來自全國各地的人。那麼他們如何接受這種教育，然後在他們自己的組織和社區中採取行動，主動採取措施，無論他們來自哪裡。

AKEMI: 當前聽眾如何支援你的工作呢？

VINA: 如果人們有興趣成為我們組織的一員，你不必是越南人，我只是想說明白這一點。我們是一個由越南裔美國人組成的網絡，但如果您受到了我們的激勵，想加入我們正在做的事業和工作，您不必是越南人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基礎都是志願者，我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我們。我們有很多選舉前的準備工作要做，你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加入我們成為我們的一員，我們會馬上幫您找到您感興趣的工作。

我認為另一種支援方式是透過我們的競選入口網站進行捐贈。我希望情況並非如此，但用於競選活動的資金有助於支付員工工資，幫助購買拓展材料，諸如此類。因此另一種支援方式是透過我們的入口網站進行捐贈，並確保進步候選人獲得支持他們的競選活動所需的資金。

AKEMI: 謝謝。Tran 博士，聽眾可以透過哪些方式支援您的工作？

TRAN博士：實際上，現在跨組織建立社區非常重要，因為我相信眼見為實，你知道，當你看到多元化的社區僅僅因為關係而出現時，它就變得非常有生氣。我們一直是資源豐富的人，志願時間取決於您如何支援企業。我們面臨的挑戰之一是我們的大多數越南年輕領導人都不會雙語，對吧？那麼，當全心全意但缺乏溝通時，我們如何支援企業和社區成員呢？所以這就是我們可以提供的支援，我們如何擴大現有規模或超越限制，以及人們目前的處境。[這]對於 PIVOT、OACC 和其他類似單一種族的團體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可以思考我們如何繼續影響並在我們的社區內進行這些關鍵對話，同時也想改變形象，一個由社區領導的多種族組織會是什麼樣子，

那是什麼樣的？我不確定。因為這是基於社區的決定，你知道，但這是我們必須考慮的事情，因為奧克蘭非常融合。

AKEMI: 我想問在座的各位，你們希望我們的聽眾得出的最終結論是什麼？他們如何做出改變？我們如何做出改變？

TRAN博士：受到激勵的 **Gor** 人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為什麼上一代人可以像新的領導者那樣，你們知道嗎？因為我們有很多新的志願者，人們學到了很多東西，而且我認為因為老一代可能會感到厭倦，我說的也許是進步人士，但這是一個真正有助於推動人們可持續發展的時代，而且只知道這項工作是艱苦的，這項工作是一種對勞動的熱愛，往往都是志願者的努力付出。而且由於社區組織的性質，我們必然會遇到一些緊張和困難的時刻。但是，我們如何才能真正致力於這條通往正義和自由的漫長道路呢？

JOSIE: **Tran** 博士，我真的要感謝您在社區中所做的所有工作，因為您是積極與人們溝通並真正幫助人們度過難關的人，我認為這比我們更重要，你知道，坐在這裡看我們的社交媒體帖子，告訴人們哪些是談話的重點。所以您做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我真的非常感謝您所做的一切。根據最近來自 **API** 投票和 **AAPI** 資料調查的結果，越南裔美國人是唯一支持特朗普的亞洲群體。二者的支持率分別是特朗普的 **48%** 和拜登的 **36%**，其餘尚未確定。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召集我們的人並試圖說服他們，試圖說服支持特朗普的 **48%** 和尚未決定選擇喬·拜登和民主黨的 **16%** 來支持反種族主義，無論你持有什麼種族言論。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讓 **48%** 和 **16%** 的人同意，反對針對任何族裔的種族歧視，這直接影響我們越南裔美國人，廢除白人至上主義會直接提升我們的人民的地位。我們希望所有人都能走出去投上一票。這是我們想表達的主要想法。

VINA: 我認為在這段時間裡，要保留精力來照顧自己，並弄清楚優先事項在哪裡，然後將其引導到那個方向。我聽過很多人與他們的家人交談，其中一些人非常痛苦且受到了傷害，這會耗盡你的精力，以至於你無法在其他地方進行戰鬥，我會鼓勵你也許重新轉移這種能量，重新轉移方向，使其朝著可能產生影響的方向發展。

例如，我的祖父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實際上，我們對此進行了非常友好的對話，但歸根結底，我知道他不會改變主意，我們已經進行了交談，我們都知道在很多事情上我們意見不合。所以，我將精力投入到我認為可以真正產生影響的各個地方。當 **Josie** 分享那項調查時，我想關注那些尚未決定、不知道如何投票、認為自己的投票不重要的人。我想鼓勵任何願意傾聽的人保護自己和自身的能量，並以你認為會帶來快樂和希望的方式引導它。

AKEMI: 好吧。非常感謝。以上講話真是非常適合作為今天談話的結尾，我希望我們的談話能激發更多正在傾聽並希望參與到你們的工作的人開展對話。再次謝謝大家。謝謝。感謝 **Tran** 博士、**Vina** 和 **Josie** 分享你們的觀點並提供更多關於你們的工作的資訊。

[播放結束音樂]